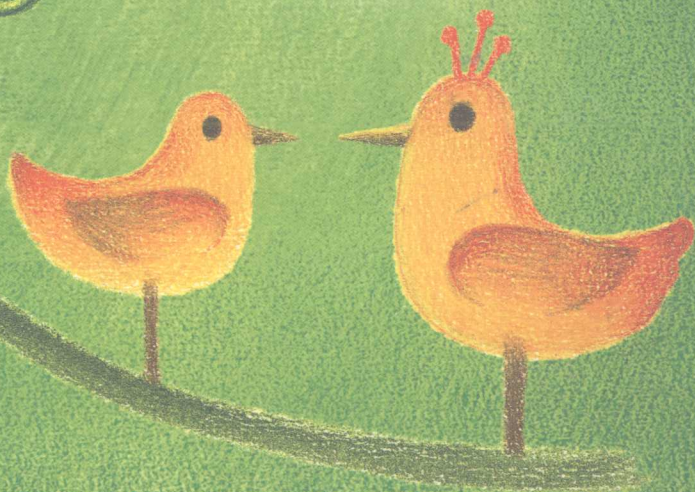


巴学园

十年成长 关于教育 关于孩子

飞吧 孩子

〔日〕坂元良江 著
曹 艺 译



南海出版公司



飞吧孩子

〔日〕坂元良江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8 · 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吧孩子 / [日] 坂元良江著; 曹艺译. — 海口: 南海
出版公司, 2008.8

ISBN 978-7-5442-4217-2

I. 飞… II. ①坂… ②曹… III. 家庭教育—经验 IV. 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21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120

SEKAI DE ICHIBAN JIYUUNA GAKKOU

© YOSHIE SAKAMOTO 200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JIMBUN SHOIN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FEIBA HAIZI

飞吧孩子

作 者	[日] 坂元良江
译 者	曹 艺
策 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责任编辑	林妮娜
特邀编辑	黄渭然
内文插图	周 雪
装帧设计	徐 蕊
内文制作	粘志同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4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217-2
定 价	20.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

伊娜

目录

3	再版序
5	初会夏山
15	问题学生
25	小拓来信
37	陌生的日语
47	挤脓期
61	夏季露营
73	学校大会
81	纽约之旅
93	自由生活
103	快乐课堂
117	女朋友劳拉
131	惜别夏山
145	夏山的将来
159	回到日本
173	夏山毕业生
185	关于夏山学校
197	母与子的后记



再版序^①

世界上最自由的学校——夏山学校在一九九九年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其创始人 A.S.尼尔在世时,夏山学校就已经受到过多次来自政府部门的审查。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审查更趋严苛。在一九九九年的一次大规模审查之后,政府部门责令夏山学校“必须保证学生进行有规律的学习”,这与夏山学校的教育理念完全相左。

对此,夏山学校提出上诉,世界各地声援夏山学校的运动也随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日本,就有数千人联名支持夏山,给予了夏山学校大量的资金援助。在政界、教育界人士以及媒体的鼎力支持下,夏山学校终于得以与政府部门握手言和。主审法官甚至为夏山学校提供了一个法庭,供他们举行学校大会之用。在大会上,全校师生都要讨论并表决,夏山学校是否接受这一判决结果——上至校长,下至五岁的孩子,每个人都有投出自己一票的平等权利。学校大会可以说是夏山学校的生命,大会当天,绝大多数学生、教职员工都来参加了,主席、副主席、秘书在法官席就座,表决通过了接受和解的提议。这个学生人数不足七十人、世界上最自由的私立学校——夏山学校,在与政府的对抗中取得了胜利。学校决定于二〇〇一年举行建校八十周年的校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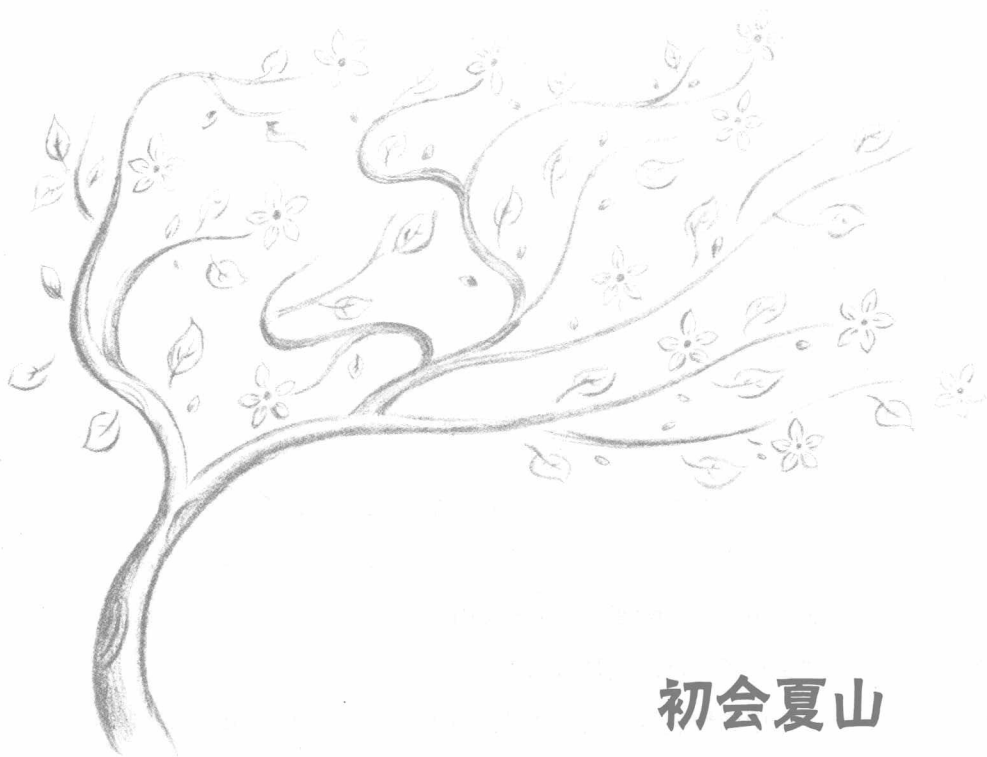
二〇〇〇年秋,夏山学校校长珠绮·里德海德夫妇来到日本

^①本书初版于一九八四年。二〇〇一年由日本人文书院再版。

参观，我参加了他们的演讲会，会场里来了几位日本的夏山校友，他们个个都是优秀的年轻人了。他们都说，当年就是看了我的书之后才决定去夏山的。“现在不后悔吗？”我不禁开口问他们——他们都是我的读者，这是多么重大的责任啊。本书问世于十七年前的一九八四年，在之后的七年间重印过数次，接着就渐渐绝版了，读了这本书去夏山求学的孩子们如今都长大成人了。这个时代需要的正是夏山式的办学理念：把孩子们从压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去追求自己的目标，体会成功的感觉。回头看看当前的日本校园，欺负弱小、“班级解体”的现象司空见惯，教职员束手无策，由此不去上学的孩子超过了十三万。尼尔说：“学校不是小型军队”，“让孩子幸福起来吧，幸福会带来一切”。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

本书的主人公、我的儿子小拓在念完高中后去了纽约，在那儿求学、工作。他在二十七岁时回到了日本，过了一段自由职业者（其间从事过口译之类的工作）的生活后，通过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找到了一家音像公司的工作。他和其他回国的日本人子女一起，被称作“外籍军团”，工作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有个日本女孩子，从夏山学校毕业后就留在了英国，成长为一名顶级摄影师。常常有人质疑，夏山学校的学生是否能够适应“外面世界”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遵循着自己的价值观，本着对人生负责的态度，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坂元良江



初会夏山



“三年都不用上课，光玩，也没人管？这学校我想去！”当时还在区立小学念书、刚升上四年级的独生子小拓大声说。就是儿子的这句话，让我踏上了前往夏山的旅途。

“由孩子自己决定是否去上课。”

“夏山学校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学校的一切活动，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在学校大会上，从五岁的孩子到校长，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投出自己一票的权利。”

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学校，儿子兴冲冲地嚷着要去那儿念书。

“小拓你看，还有这样的学校呢。”

我把自己翻看了几页的书拿给儿子看的时候，心里的确有这样一个念头：“要不让小拓也去那儿上学吧？”通过工作单位制作的电视节目，我得知了夏山学校；为了加深了解，我开始阅读夏山学校的创始人 A.S. 尼尔的著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开始对儿子所在小学的办学理念产生了疑问。儿子已经在那所公立小学就读三年了，而我开始担心：“这样下去这孩子肯定没戏了，得趁早想想办法。”等到孩子当真想去夏山学校念书了，我

这个做母亲的却慎重起来：“不急，等妈妈去看个究竟再说。”小拓的爸爸马上赞成。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初怎么没想到带上小拓一起去呢？毕竟，决定入学与否的不是我们做父母的，而是小拓自己呀！那时倒是说去就去，我调整了工作安排，腾出一周假期，动身前往夏山学校的所在地——英国。

我在伦敦郊外的利物浦街车站乘火车，往东北方向行驶两小时后在一个名叫萨克斯曼丹的小站下了车，用小站前的公用电话叫来出租车。出租车行驶了十分钟左右，便进入一个小镇。驶过低矮的灌木林，眼前便出现了一片碧绿的草场，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英国童话，沉醉在眼前这美丽的田园风光里。司机告诉我：“这儿就是里斯敦。”出租车继续往前开，不远处，一道砖砌的低矮围栏映入眼帘，此行的目的地——夏山学校到了。校名下方有块小小的牌子，写着“谢绝参观”。我随身带着伊娜·尼尔校长欢迎我随时来访的邀请信，而且也事先通知了校方我拜访的日期，所以牌子拦不住我。我曾在尼尔先生的书中读到过，这块牌子所要阻拦的，是慕名前来参观这所“世上罕见”的学校、却没有预约的访客。

走进学校，右手边是一幢私人住宅式的平房，脚下的一条林阴小路向前延伸出去几十米远。不远处，小路的一侧有一幢两层建筑，墙上铺满了爬山虎。校园内绿茵遍地，一间间小房子点缀其间，视野的尽头是一片葱郁的密林……目光所及之处，并没有看见哪儿有写着“办公室”字样的地方，也不知道何处是“校长

室”。一个小女孩路过，我向她打听：“请问伊娜太太在什么地方？我跟她约好了的。”“伊娜啊，她在厨房呢。”“厨房在哪儿？”“这个房子的另一头。”一番找寻后我发现了厨房，与伊娜校长见了第一面。

伊娜没有一点儿校长的派头，而更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农妇，走路时缓慢地摇摆着庞大的身躯——亲切稳重，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刚才听那个女孩子直呼其名，我心里还有些别扭，这会儿见到了她本人，也不由自主地就把“尼尔太太”这个庄重的称呼咽到肚子里去了。伊娜也只是在刚刚开始谈话的时候称我“小拓妈妈”，说了没两三句就改口叫我“良江”了。在夏山跟人交谈时，直呼对方的名字就可以了，不必拘泥于虚礼，就连称呼老师、保姆们也直接叫“克里斯”、“奥莉”之类的。

伊娜领我去了她的住所兼办公室，给我沏了杯香郁的英式红茶。我完全抛开拘谨，开始滔滔不绝地向伊娜谈起想让小拓入学的理由，蹩脚的英语没能阻止我的倾诉欲。“不光是日本，哪个国家都有不幸福的孩子，德国也好法国也罢，美国也一样。”伊娜默默地听我说着，就插了这一句话。

在我看来，让孩子放弃在日本的学业而送他到夏山来上学，这其中的原委我得说明，想入学的迫切愿望我也得表达，类似的话伊娜校长肯定听过不下上百遍；夏山学校的创始人 A.S. 尼尔在世时，就曾收到从世界各地发来的写着类似内容的信件，所以，我说的基本上都是废话。当时的我对夏山知之甚少，而很多夏山孩子的家长都是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尼尔的著作，赞同尼

尔的教育方针和理念，才把孩子送到夏山学校的。跟他们相比，我是个初识夏山的人——几个月前才得知夏山学校的存在，读了两三本有关它的书，一拍脑门，“就是它了”，这就来了，仅此而已。

跟伊娜的谈话告一段落后，她告诉我：“你先在学校里随便转转看吧。”说着便带着我向主楼走去。我到达夏山的时候刚好赶上午饭后的下午茶，学校没课，孩子们都在玩耍。下午的授课从四点开始。“有一个名叫幸路的日本女孩子，就让她带你四处转转吧。”说完伊娜找来幸路——她在人称“曲棍球场”（Hockey Field）的一块大草坪上跟同伴们玩得正欢。伊娜介绍后，我跟幸路打招呼：“我的儿子九月份就要来这儿了，到时候请多多关照哦！”她用英语回答：“他自己能行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妥之处：不能因为偶尔有个日本人来参观就硬要她来带路吧，便告诉身边的伊娜：“我还是自己转吧，有什么问题再请教您。”幸路说：“我就在这块儿玩儿，有事来找我。”说完就走开了。老实说，那时我觉得这孩子真冷漠，而且她满口的英语也让我浑身不自在。现在想想，便可以理解了，幸路当时并非爱搭不理，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罢了，我反倒应该感谢她，没有因为我是初来乍到的日本同胞就中断玩耍，特地陪我参观校园熟悉环境。她可不能理解，她一个日本小孩到夏山来都能学会英语，交上朋友，作为大人的我却需要一个小孩子来帮助。至于我对她那满口的洋文过敏，也是缘于我当时的无知：幸路还是个孩子，一连几个月泡在英语环境里，日语早就生疏了，而且在

没有人事先通知她的情况下,突然让她接待日本的访客,当然有些反应不过来。后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我和小拓的身上:小拓入学夏山后曾一度“忘了日语”;我去纽约留学,也曾有“说不出日语”的亲身经历,对于这一点也有了更深的体会。幸路在那个学期结束之后就离开了夏山,我跟她再也没能见面,每次我回忆自己初会夏山的经历,就会想起这个女孩子……

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循声走去,有个女孩子凑过来跟我搭话,一点儿也不认生:“你是来参观的吧?从哪儿来的?”“我九岁的儿子九月份就要来这儿了,我先来看看,我是从日本来的。”“从日本来?好远哦。要多长时间?”“最快也要十五个小时,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我叫海伦,十岁,德国人。爸爸妈妈都住在法国。”海伦一边自我介绍,一边随我一起往前走。

“那儿的小房子是做什么用的?”“那叫‘Carriage’,给小孩子住的。”“这里边都有些什么?”“这儿是工艺室,要不要进去看看?工艺课老师叫克里斯……”就这样,海伦陪我参观起学校来。“Carriage”门口聚集着一些年龄稍长的孩子,他们聊着天,屁股底下坐着破旧的车座,上面大洞小洞星罗棋布,还有几根钢丝弹簧从孔洞中钻出来。夏山学校不乏参观者,但大概鲜有日本人的缘故,我的到来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一个孩子主动过来跟我搭腔,他自称“吉尔”,法国人,十四岁。

“你儿子九岁,九岁是入学夏山的最佳年龄。”俨然是学长的做派。不久上课铃响了,吉尔走向教室。

那一年（一九七六年），欧洲迎来了据称是两百年以来最热的夏天，也有人说是气象观测史上的酷热顶峰。六月初的天气如盛夏般灼人，干旱让农作物和草坪泛黄，人们拿这百年不遇的大热天没辙。可是在我看来，盛夏时节的夏山学校那才叫名副其实——夏山夏山，夏天的小山。太阳公公赖在天上，迟迟不肯下山，直等到夏山的孩子们吃完晚饭才渐渐隐没光辉。从夏山学校步行五分钟有家白马旅馆，我在那儿过了一夜。短短几个小时的参观后，我毫不犹豫地决定了：夏山就是小拓将来的学校。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我早早地来到了夏山，可能孩子们还没吃完早饭吧。前一天晚上伊娜说她今天早晨要去伊普斯威奇（距离夏山学校所在的里斯敦镇最近的大城市）采购，这一上午都不在，让我自由参观，还可以去课堂里看看。一些昨天见过面的孩子纷纷向我打招呼：“Hello！”“Good morning！”昨天我在食堂门口的公告板上看到，上课时间是从九点半开始。于是我站在理科教室外面等待上课。记得那块公告板上还写着“四班，生物课”，教室里却不见人影。一会儿过来了一个男孩子，他向教室不远处躺在草地上看书的男子打招呼：“早上好，迈克。”“今天热得很，就在这儿上课吧。”答话的那位是教生物的迈克老师，他光着上身，下面穿着由整条牛仔裤裁剪而成的中裤。于是两人坐进了树荫，开始一对一授课。我也在草坪上坐了下来。低龄儿童的班级教室前的大广场上也在进行户外授课，十来个孩子围着年轻的女老师席地而坐，听她朗诵书本。女老师的穿着同样轻松随

意：比基尼的上衣配裙子。远一点的地方，两个小男孩手里拿着树枝站在一间老旧的小房子的屋顶上玩耍，玩归玩，却不大声喧哗，也不会干扰到其他孩子的学习……刚来两三天，我就感觉到东京离我好遥远。想起儿子小拓，他还在东京的小学里，端端正正地坐着听课，因为调皮捣蛋，而被老师安排到教室最后一排……真想现在就把他带到夏山来！

“学校不是小型军队。”A.S.尼尔说。老实说，来夏山之前，我不理解这句话。来夏山之后，我头脑中“学校”的概念被彻底颠覆了，同时我也多少理解了尼尔这句名言。绿树成荫的校园里一间间被用做教室或宿舍的小房子星星点点，报废的大型野营车就是老师们的宿舍。朴素的建筑物用“简陋”来形容更加贴切，但校园中的自然风景确实令人赏心悦目：长满绿草的曲棍球场、网球场、菜地、树林……孩子们自由自在地生活，表情明朗而纯净，教师们也无所顾忌地挥洒着他们的天性。那个迈克，刚开始我都没认出来他是个老师。小拓在日本三年多的小学生活，此时在我脑海里一一浮现。

记得小拓二年级时的家长会上，二十五岁出头的女老师一个劲儿地叮嘱家长们：“有的孩子经常忘写作业，请妈妈们好好监督”、“孩子们在家里的学习很重要。”有的母亲提问：“隔壁班考九十九分的学生已经排到了第七名，这个班好像落后了嘛，老师您得抓一抓。”我忍无可忍地发言：“小学二三年级难道不

该是玩的时候吗？这个年纪的孩子们只有在玩的时候才最开心。我们自己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大人总让我们学习学习，学了没？没学吧。老师您也是这样过来的吧。”

“小拓妈妈的说法太理想化了！”马上就有一位母亲反驳道，“您现在让孩子玩，到头来学习跟不上了，吃亏的还不是他吗？”

“不会的，自己不想学，逼他也没用。”

“您的想法太离谱了。”

其他母亲纷纷点头附和。像“有这样的孩子在，会影响全班。”“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样的言论迟早会出现。我并不认为孩子不写作业就有多好，只是每天给这些才上二年级的小学生布置一堆作业、逼着他们学习，这就没必要了。如今，布置家庭作业几乎已经成了学校的一项制度，即便是这样，写不写也要看孩子的意愿，孩子有心写就让他写，他不愿意写也别勉强，而不是像现在很多家长那样，时刻跟在孩子屁股后头盯着。我可不想刚下班回家就命令儿子：“作业呢？没做赶紧做去！”没劲儿。毕竟开心的话题还有很多嘛。

“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二年级的教学任务恐怕就完成不了。上头有规定的。”老师对“上头规定”的东西毫不怀疑，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上头”当然就是文部省^①，“规定”自然就是教育指导方针。我对这位老师没有什么成见，也并不觉得她是个顽固的保守派。她来家访时，还跟我谈起，工作的同时还要养育一岁

^①日本的文化教育部。